

[德]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 编

夏庆宇/译 郭洁等/校



本书是对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内容涵盖英国工党等老牌社民党，及挪威工党等受关注较少的西欧社民党；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党等新型社民党，及社民党的联合组织欧洲社会党；加拿大自由党等争议型社民党，及拉丁美洲的左翼力量。文章在介绍这些政党的历史、分析其现状的同时，对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前景作出了乐观的判断。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

夏庆宇/译 郭洁等/校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 / [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编; 夏庆宇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3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229-07601-6

I. ①社… II. ①弗… ②夏… III. ①社会民主主义—
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428 号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

SHEHUI MINZHU ZHUYI DE WEILAI

[德]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编

夏庆宇 译 郭洁 等校

出版人: 郭小卫

丛书策划: 刘玮

责任编辑: 秦琥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10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601-6

定价: 3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 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同

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19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政。

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5种);1994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

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译 序

本书译自 2010 年底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出版的《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第 4 期),这是一期特刊,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大标题下发表了 12 篇文章,集中讨论社会民主党在当前的处境和未来发展趋势。

文章的 18 名作者都属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正如本期杂志《序言》中所说,他们“对所在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着长期研究经验和深刻见解,同时又能够客观地评价、细致地分析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现状”。其中包括现任欧洲社会党主席、1993 年至 2001 年曾任丹麦首相的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曾任德国经济合作部部长的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等人,从而使得本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作者分别来自欧洲以及北美洲、南美洲的 13 个国家,这使得本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欧洲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曾经多次进行关于基本原则纲领的大讨论。第一次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辩论,第二次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第三次辩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这场辩论中英国工党首先开辟“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表示要开辟“新中间道路”,此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进入 21 世纪,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阻力重重,欧洲社会民主党再次深陷困境。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英国、德国、瑞典、荷兰等所谓“社会民主主义大本营”的国家丧失执政地位以后,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终结,欧洲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处于危机状态。于是,它们第四次就自身的历史命运展开辩论。他们想出各种办法,包括把党的意识形态名称从“民主社会主义”改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本《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显示了这场辩论的部分成果。正如本期杂志《序言》中所说:“本期的评论、论文、书

平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如何？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使社会民主主义在未来发展得更好？”它不仅分国别、分地区地介绍了相关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基本情况，而且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总现状 & 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例如，有的作者从国内政治选举结果分析入手，分析在欧洲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和阶级阶层社会基础的变动；有的作者从意识形态领域研究在凯恩斯主义失灵以后，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优势，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危机；有的作者着重追究社会民主党昔日错误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总结经验教训；有的作者则试图描绘党的未来发展前景，指出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重振雄风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总之，本书反映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新情况，叙述了政党现状和理论讨论的最新观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总结部分，相关文章回应当前欧洲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所开展的辩论，并从一个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回答下列问题：应当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作出怎样的评估？在欧洲层面需要实现哪些机构方面或政策方面的改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术界传统上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一概念的外延局限在德国、英国等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政党范围内，但目前欧洲国家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外延设定得比较宽泛，如这期《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不仅介绍了西欧的有关政党，而且还介绍了北欧、东欧、北美、南美的有关政党，甚至还将美国民主党的现行政策作为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这种界定不仅反映出了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认识，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因此译者尊重杂志的原意，未加任何改动，如实地进行翻译。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将《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 2011 年第 1 期中的一篇文章《处于乱流中的世界政治》，因其主题的相关性一并纳入予以译介，置于本书最后，以飨读者。

我们认为，对于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世界政党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以及比较政治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相信，这本《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的翻译出版将会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张世鹏

2011 年 11 月 26 日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序

这些文章原来发表在 2010 年第 4 期《国际政治与社会》上,这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一份杂志。

1925 年建立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简称 FES)是德国年代最久远的政治基金会。它是一个私营的、不以赢利为目标的机构,承担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责任,以德国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在涉及改造政治,自由、团结互助与公正思想等方面,基金会在保护他的遗产。

艾伯特基金会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通过政治启蒙计划、国际合作和资助研究实现它的目标。在亚洲,基金会工作的中心要点是促进民主发展,贯彻社会公正,预防危机和国际对话。

《国际政治与社会》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季刊出版物。这个杂志的重点是全球发展趋势、对外政策、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以及国别分析。

序 言

“时至今日,社会民主主义之中有哪些组成部分已经过时了,又有哪些部分还具备着鲜活的生命力?”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①曾在其引起广泛争论的,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沉疴遍地》^②中发出这样的疑问,而朱特本人因长期罹病已于2010年8月与世长辞了。如托尼·朱特一样,我们也坚信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并——同时也为了纪念朱特——以此作为本期的主题。因此本期杂志的评论、论文、书评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如何?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使社会民主主义在未来发展得更好?

开篇的文章是欧洲社会党^③主席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的《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的十个命题》。这十个命题是围绕着欧洲社会党怎样能够更好地为自己定位而提出的。在其所提出的众多观点中,拉斯穆森强调,欧洲社会党要加强党的积极分子的作用,并将在未来推出一位欧洲社会党候选人参与欧洲委员会主席职位的角逐。这位欧洲社会党主席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议题,例如积极的欧洲劳动市场政策、绿色增长、性别公平、巩固

① 托尼·朱特,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纽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历史,1996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学院(British Academy)通讯院士。——译注

② 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London: Allen Lane, 2010. ——译注

③ 欧洲社会党成立于1992年,是一个泛欧洲的政党,也是欧洲议会内的一个政党团体。目前欧洲社会党的主席是来自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欧洲社会党宣称自己有四大任务:推动欧洲联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发展各国成员政党、成员政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和欧洲社会党本身的紧密合作关系;制定欧洲联盟的共同政策;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采取统一步调。欧洲社会党的最高机关是它的大会,欧洲社会党大会每5年内至少要召开两次会议,其职责包括选举主席、制定与修改政策以及决定接纳新的成员。欧洲社会党的主席团是该党的最高的执行机关,大约每2—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负责日常党务工作。——译注

福利国家、对金融系统的彻底改革等。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最重要、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艾哈德·埃普勒预言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的终结。在他看来,现在大多数欧洲人都赞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目标,但这一多数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能力,甚至有意愿去实现这些目标。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重建自己的信誉和行动能力。除了需要对自己近几年的执政期表现作出重新评估外,还必须改变政策。在必须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还需要提出一种全新的增长观念。

扬·尼克拉斯·恩格斯和格罗·马斯总结了近期欧洲范围内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所进行的讨论,概括了有助于解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选举败绩的7个命题,归纳了恢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信誉和政治吸引力必须进行的、组织方面的实质性变革措施。同时,恩格斯和马斯所作的这一系统性的回顾也可看作是随后各篇关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现状与前景的讨论的一个导言。紧随其后的这些文章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监控”项目的研究成果。

通过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外事处的合作,来自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美国、挪威、加拿大以及波兰的专家受委托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都对所在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着长期研究经验和深刻见解,同时又能够客观地评价、细致地分析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现状。

为了使每一个个案研究更具可比性,我们要求各篇文章的作者采取统一的行文模式。首先是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是对有关政党的现状的分析,包括选民认同度、公众认知、党的纲领、党内生活以及党的现状、执政或在野期间的表现、在选举制度框架内的发展潜力、在政党竞争中的定位、党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其战略合作伙伴的开放程度、应对欧洲及全球挑战的对策等。在此之后,接下来将介绍各党在近期选举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在分析原因时还要结合扬·尼克拉斯·恩格斯和格罗·马斯在其文章中所总结的7个命题进行国别透视。再接下来是对有关政党在未来发展的前景的考察以及对公众和党内围绕党的重新定位进行的讨论的考察,提出有关政党可能需要采取的政策变革或组织变革措施。在各篇文章的结束部分,作者会回应目前欧洲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从一个民族国家的角度回答下列问题:应当怎样评价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哪些组织或政策方面的变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由奥古斯丁·坎扎尼所撰写的文章将注意力转向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左翼进步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和声望迅速提升。尽管拉美地区各个国家存有种种差异和具体情况之不同,但是在从总体上重新评估政治对社会所能发挥的形塑作用方面,特别是在使政治机构重新获得作为改革的推动器的功能方面,拉美的有关政治实践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目前有两本书在社会民主党圈内讨论最多,一本是托尼·朱特的《沉疴遍地》,一本是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科特的《精神层面》^①。此外,还有弗朗茨·瓦尔特的《前进还是后退?论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②,以及着重论述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其他著作。

虽然本期专刊的各位供稿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无意对进步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不足之处和目前的问题轻描淡写,他们都肯定社会民主主义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如此,他们也指出,就整个社会而言,迫切需要加强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社会正义、团结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设想。

不仅因为集中论述一个主题使《国际政治与社会》2010年最后一期显得与众不同,而且所有文章和评论首次只用英文刊印。德文文本可以随时登录网址 www.fes.de/ipg 查阅。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反映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情况,本期文章在数量和篇幅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另有一些文章以及英文摘要因为篇幅所限只能忍痛割爱了,它们也可以在上述网址中查到。

①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Well*, London: Allen Lane, 2009. ——译注

② Franz Walter, *Vorwärts oder Abwärts? Zur Transformation der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Suhrkamp, 2010. ——译注

目 录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总序 /1

译序 /1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序 /1

序言 /1

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的十个命题

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 /1

一个新纪元的开启

——在欧洲建构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艾哈德·埃普勒 /11

新的幸福承诺

——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的讨论的中期报告

扬·尼克拉斯·恩格斯 / 格罗·马斯 /32

两极化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进步主义政治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现状和前景

卡门·代·帕斯·涅韦斯 / 吉列尔莫·莫雷诺·罗德里格斯 /60

英国工党：下野的“新工党”

帕特里克·戴尔蒙德 /84

创新社会民主主义：胡迪尼模式

——荷兰工党视角

弗朗斯·贝克 / 勒内·库珀鲁斯 /100

目 录

谁在爱恋法国社会党？

——法国社会党的选举悖论

洛朗·布维 /117

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党

马特·布朗 / 约翰·哈尔品 / 鲁伊·特谢拉 /151

“同舟共济！”北欧模式及红—红—绿联盟

——一种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沃尔夫冈·比尔曼 / 柯里斯蒂娜·卡尔塞特 /177

自由党向何处去？

——加拿大自由党的现状和前景

尤金·朗 /205

波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

——左翼的新起点？

安娜·马特斯卡—索斯诺斯卡 /222

名与实

——南美洲进步主义及左翼政党、政府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

奥古斯丁·坎扎尼 /243

处于乱流中的世界政治

汉斯·W.摩尔 /259

译后记 /275